

怒吼

电影文学剧本

吴自立 未央 郑洪 编剧

55.7



电影文学剧本

怒 潮

吴自立 未央 郑洪 编剧

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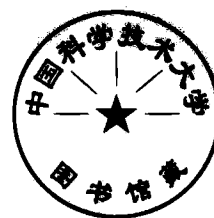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湘潭地区印刷厂印刷

*

1979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0,000册 印张：3

统一书号：10109·1108 定价：0.22元



再 版 说 明

本剧是以一九二七年“马日事变”为背景，通过湘东某地区农民进行武装斗争的一段艰难而又曲折的经历，生动地体现出必须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的思想。剧中塑造了罗大川、邱金等一批革命英雄人物的艺术形象。

此剧由八一电影制片厂于一九六二年拍摄成影片上演，电影文学剧本由我社于一九六二年出版。

林彪、“四人帮”将《怒潮》打成“反党反社会主义”的毒草，并对剧作者进行了残酷地迫害。今天，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打倒了“四人帮”，强加给该剧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已经彻底推倒。《怒潮》是一部好电影。为了把被林彪、“四人帮”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，我们特再版此书，以饷读者。

序

冲锋号声。

雄壮有力的歌声骤然而起：

工农！工农！

工农他记得，

带过北伐军的路，

当过革命的运输队，

为北伐洒鲜血抛头颅！

两面大旗迎风前进：一面是青天白日旗，另一面是木犁红旗。

远处，江岸边是一座灰暗色的古城。

江面浮桥上，走着两支队伍：一路是穿灰色军服的北伐军，队伍的前面打着青天白日旗。另一路是工人、农民的队伍，在他们前面飘着木犁红旗。这两路人马在枪炮声中，肩并肩地从浮桥上冲向古城。

掌红色大旗的叫罗大川，年约三十三、四岁，额头上

负了伤，鲜血滴在蓝色的工服上。他喊道：

“向前进！工友、农友们！打倒军阀！”

“打倒军阀！”群众高喊着，向前冲去。

紧跟在罗大川身后的两个农民，一个叫邱金，另一个年龄稍大，人们称他为苏大哥。邱金长得肩宽腰圆，粗眉大眼，络腮胡子，头扎方巾，身穿大襟粗布短衣。他们手执梭镖和大刀，领着大队冲过桥去。

几颗炮弹落在水中，江面溅起一蓬蓬水柱。

骑在高头大马上国民党军队营长阎紫剑，看到工农群众和部队冲过桥去，提起马缰踏上浮桥，正跑至桥心，一颗炮弹在桥边爆炸，将他掀下江心。

罗大川回头见到阎紫剑落水，说：“邱金！救营长！”

邱金和苏大哥毫不犹豫地跳下水去。

罗大川继续指挥队伍，向古城冲去。

邱金和苏大哥将那位象落汤鸡似的阎紫剑拖上沙滩。

此时，城头上飘起青天白日旗和木犁红旗，一片胜利的欢呼声。

罗大川从古城的方向奔向岸边。被邱金和苏大哥搀扶着坐在沙滩上的阎紫剑，见到罗大川走来，赶忙伸出手去，拉着他的手，激动地说：“罗大川同志……”他又望望邱金说：“邱金同志！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你们的……”

“营长！”罗大川扶起阎紫剑说：“赶快进城去！军阀的队伍已经垮了！”

阎紫剑扭转脑袋望着城头上欢呼的人们，对罗大川、邱金和苏大哥说：“我阎某今日才深深知道，国民革命如果不唤起民众，得不到工农之援助，决无成功之望！”

第 一 章

—

湘东，某小县城内。

一队持红缨梭镖的农民队伍，在狭窄的石板街道上走着，队伍前面打着一面农民协会的会旗。在那面绣着大木犁和青天白日的红旗下，领头走的一条汉子，便是南乡农民协会主席邱金。他挺胸迈步，振臂高呼：

“拥护平均地权！”

“一切权力归农会！”

“打倒土豪劣绅！”

队伍中，押解着两三个头戴纸扎高帽的土豪劣绅。其中有个身材瘦弱、脸色苍白的地主，佝偻着腰，低声下气地喃喃道：“我是土豪。欺压穷人，剥削种田人的看我的样子……”

街道两旁是些木屋小店和搭有低矮楼阁的铺子：有的是卖桐油、茶油的；有的标明经售南北杂货；也有贩卖大布的老店以及柜台上堆满豆豉、鞭炮的小铺。当这支小小

的游行队伍经过时，店铺门口、小楼阁的窗口上挤满了人群，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，有的指指点点，有的对着地主唾骂。看热闹的少年儿童，更是争先恐后，挤在队伍的两侧，喳喳呼呼，跳跳蹦蹦，热闹非凡。

游行队伍来到文庙前的场子。邱金在贴满标语的大石牌坊下站定，对他身后的人说：

“苏大哥！你们先走，我去找阎团长！……等一等！罗裁缝到纸业工会开会去了，一会儿，你们到纸业工会找他去。”

在邱金身旁的苏大哥，点头应答，代替邱金领队，便自向前去了……

邱金向牌坊对面的一幢楼房走去……

楼房的正中，洞开着圆顶的大门。门前，楼上临街的走廊栏杆下，悬挂了一面国民革命军的军旗。门旁钉了一块写着“中国国民革命军×军×团团部”的木牌。大门两侧的墙上，有斗大的白字标语：“第一步使武力与民众结合，第二步使武力为民众之武力。”

邱金走到楼前，被几个挎盒子炮、身背大刀卫兵拦住了去路，那个卫兵问道：

“名片？”

邱金不解其意：“什么名片，我找阎团长！”

“团长正有公事！”

“我也有公事！”邱金一手推开卫兵，正欲进门，被卫兵一把拉住。

“放开！”楼上的走廊上，出现一个军官，身穿灰布军服，脚蹬黑皮马靴，光光的脑袋，净净的脸庞，年约三十一二，这人就是序幕中的营长阎紫剑。他大喝了一声之后，随即依着栏杆俯下身子对邱金说：

“是邱金同志吗？快请！快请！”

邱金的气还未消：“我不上去了，就只一句话……”

“有话上来说吧！”阎紫剑说，“中央的王怀志特派员来了！”

“王特派员来了？”邱金高兴地径直向门里走去。

邱金跑上楼，与在楼梯口等他的阎紫剑和王特派员紧紧地握手。

王特派员穿着一身褪色的灰军服，个子矮小精悍，脸上皮肤颜色较深，颧骨突起，双目虽小，但目光中流露出一种自信的神态。

“王特派员！你还记得我？”邱金热情地说。

“记得！”王特派员拍着邱金的肩膀，“南乡的农会主席邱金嘛！”

于是，他们三人走进一间布置得象会议室也象家庭客堂的楼厅。这间楼厅正面是一排玻璃门，玻璃门外便是临街的走廊。墙上挂着孙中山的遗像和阎紫剑戎装的大照片。室内放了十几张藤椅和一张西式餐桌。靠板壁横着家

庭用的条桌，桌上放着花瓷寿星、玻璃罩的自鸣钟、花瓶等家庭摆饰。

“好久没见了。”王特派员说，“罗大川同志好吧！”

“你说罗裁缝吗？他可好了，常到我们乡里去，你想见他吗？我去叫他来！”邱金说着就想走。

“不啦！”王特派员说：“你进城来什么事啊？”

“我们南乡的大土豪刘瑞甫前天晚上逃进城来了！”邱金气愤地说，“有人亲眼看见两个武装同志把他接到团部来了。我是来向阎团长要人的。”

王特派员的目光投向阎团长，以老朋友和上级的口气说：“紫剑！这事，你要为农友办一下啊！”

“哦！”阎紫剑意外地一怔，随即果断地喊：“熊参谋！”一个麻脸参谋应声立于门外。

“查一查，是哪一个把刘瑞甫藏起来的，给我关起来！”

……麻脸参谋一时说不出话来。

“快去！”阎紫剑露出凶狠的目光。

“是！”麻脸参谋应声下。

“阎团长！”邱金着急地对阎紫剑说，“我们什么时候来带人？”

阎紫剑还在激怒中：“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会调查清楚的。”

“什么时候能调查清楚呢？”邱金迫不及待地问，“今天能调查清楚吗？”

“这……” 阎紫剑说。

“邱金！你不要叫团长为难嘛！” 王怀志说。

“我们等着开公审大会呢！” 邱金说。

“好！” 阎团长说，“我命令他们今天就查清楚！”

“阎团长！你给我们南乡办了好事了！” 邱金感激地说，“我们在城里等着！”

邱金说罢，高兴地走了。

王特派员眼望着邱金走出门，回过头对阎紫剑说：“紫剑！你不失为革命军人本色呀！当年你我在黄埔军校同窗之时所穿的军服，今天还依然在身。说起来，真叫人痛心啊！上个月蒋介石在上海叛变了革命，屠杀共产党，屠杀工农大众，有不少同学也跟着蒋介石叛变了，自己人打自己人……”

“哦！” 阎紫剑玩笑似地说，“你这次原来是为了试探军心来的！”

“我还不了解你吗？还用试探……” 王特派员自信地笑了，“紫剑，虽然你是国民党员，我参加了共产党，我们的信仰尽管不相同，但在国民革命的道路上，我们已经共事多年了，你的为人我还是了解的。……”

“你放心！” 阎紫剑说，“我绝不是那些忘恩负义的民族败类，在这个革命关头，我决心向左转。怀志！我是主张国共合作到底的，我可以向武汉中央政府申明：为了完成孙中山先生的遗志，我阎某人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……”

王怀志感动地说：“湖南的形势确实令人鼓舞，长沙的许克祥在大会上义正词严地声讨蒋介石，在这儿又听到你的一番言论，实在令人兴奋，我们正可以依靠湖南的武装力量来完成国民革命……再见了！紫剑！”

阎紫剑握着王怀志的手说：“怎么！才来就要走！”

“我是路过这里来看看你的，我还要赶回武汉去报告湖南的情况。”王怀志说，“下次来湖南再登门拜访。”

“你有公事在身，那就不留你了！”阎紫剑送王怀志到楼梯口，眼看着王怀志下楼去，立即转过身来，急忙向光线微弱的通道走去。

二

一家石户门屋的门口，门边的木牌上写着：“××县纸业工会。”

门里门外坐着刚才游行的南乡农会的农友们，他们有的拿着粗碗在喝水，有的在抽烟。

院子里的一株大树下，邱金正在对罗大川和苏大哥说话：“……阎团长答应今天就查清楚。罗裁缝！刘瑞甫是他的大舅子，阎团长要是把他交出来，可真是大义灭亲哪！……”

罗大川在水桶里舀了一碗水给邱金，说：“邱金！正因为刘瑞甫是他的大舅子，他答应得那么干脆，这里边恐

怕有问题啊！……”

密室。四周是油漆的板壁，小窗上拉了三四层幔子。狭窄的室内，横着一张红木烟床，床前乱七八糟地摆了些红木家具。

刘瑞甫正卧在烟床上吸鸦片。他身材矮胖，脸上两颊鼓鼓突突的横肉，常现一种似笑非笑的表情。

刘瑞甫的妹妹刘月秀，穿着一身淡色绸旗袍，端着一个盖杯，走近烟床，说：“大哥！”说着将盖杯递到刘瑞甫手里，“唉，紫剑为了你，担多大的风险啊！”

门外的脚步声传来。

刘瑞甫拿盖杯的手颤抖起来，杯盖和杯子相击，发出“得得得”的响声。

“大哥！”进来的阎紫剑说。

“发……发生了什么事？”刘瑞甫问。

“邱金刚才来要你！”阎紫剑说，“我已经答应他今天……”

“你……你……”刘瑞甫指着阎紫剑说。

“紫剑！”刘月秀说，“你千万不能把大哥交出去！”

“废话！”阎紫剑骂道，“我要把大哥交给那帮黑脚杆，我成了什么人了！……一会儿，熊参谋送一套军装来，你穿上，先到长沙去避两天，等过了这阵子再说……”

“报告！”门外有人喊。

“进来！”阎紫剑说。

进来的是一个年轻的军官，他叫王维国。王维国手拿一个文件夹，将一份密令交给阎紫剑。

阎紫剑打开军部来的密令，刚看了两行：“……许克祥在长沙捕杀共产党人，命令你团立即行动……”就兴奋地将密令交到刘瑞甫的手中。

王维国立在门边用惊奇的眼光观看着……

密令在刘瑞甫手中沙沙作响，他喊道：“见天日了，我刘瑞甫要重见天日了……”

熊参谋抱着一套军服走进来。

“用不着了！”阎紫剑将熊参谋拿进来的那套军服扔在一边，说，“熊参谋！王参谋！你们马上给我秘密通知部队，把住四面城门，来往行人只准进，不准出！……”

王维国紧张地说：“这是为什么？”

“傻瓜！”熊参谋说，“杀共产党呢！”

“快去！”阎紫剑说。

两个参谋应声下。

“熊参谋！”刘瑞甫说，“你去把南乡的那伙人骗到文庙去，然后再下手……”

在纸业工会院内的大树下。

熊参谋对邱金说：“……刘瑞甫已经抓起来了。阎团长请你们到文庙去开公审大会！”

“好！”邱金站起来，挥手让农民们跟随他去。

“等一等！”在一旁的罗大川说，“我们是要把刘瑞甫带回南乡去，公审大会应该是由农民协会来主持，我们欢迎阎团长来参加。”

“这……”熊参谋一时说不上话来，略停后说，“阎团长已经在文庙等你们了，还是请你们快去吧！”

“好吧！”罗大川说，“我们就来！”

熊参谋转身走了。

“邱金，你带一部份人去文庙，我和苏大哥先回南乡。”罗大川说，“如果阎紫剑还不把刘瑞甫交出来，我们就动员四乡的农民进城来示威！”

“行”！邱金说罢，领队伍走了。

罗大川、苏大哥和五六个农友在大街上走，他们将近城门口……

城门口。岗哨林立，国民党士兵一个个横着步枪，不让行人出城，嘴里吆喝着……

罗大川止步不前，对苏大哥说：“不好了！赶紧去告诉邱金……”

突然一队国民党兵向他们奔来。

罗大川指挥着大家匆忙分散……

高大的文庙内。

邱金和南乡的农友们一个个被国民党士兵捆绑着……

三、四个国民党士兵拉住挣扎着的邱金，邱金破口大骂：“你们这些强盗！你们是新军阀！”

“全都抓齐了吗？”阎紫剑站在玻璃门前的走廊上面，对着前面的牌坊说。

在阎紫剑身后的麻脸参谋说：“四乡的农民武装都抓了。共产党的机关正在搜查……”

“那个臭裁缝抓到了没有？”阎紫剑问。

“还没有！”熊参谋说。

“不要让他跑了！”阎紫剑叮哼道。

“是！”

“唔！先把邱金那班家伙押出城去！……”

三

黄昏。

宽阔的江面。湍急的流水在低声的呜咽。

江边一座灰暗色的古城，漆黑的城门洞里，荷枪实弹的士兵，押解着一长串被绑着双手的人，向江边的桥头走来。

桥头边的土坡上，在五六个横背大刀卫士当中，站着阎紫剑、刘瑞甫和一群土豪劣绅，其中有白天戴高帽子

游街的地主。

一个个被反绑着双手的工人、农民、共产党员，被押着走过阎紫剑的面前，踏上浮桥，向黑暗的彼岸走去。

在被押解的人群里，邱金的衣衫被撕破了，结实的肩膀上露出血痕，头发蓬乱，满脸油汗。当他走近桥头时，黑暗中看见阎紫剑的影子，他发抖的身子，几乎要向那些暗影扑过去，他咬牙切齿地，从牙缝里逼出来的声音：

“我今天才认清你们啊！新军阀老军阀全都是军阀！老子不死，全把你们宰了！”

邱金的骂声未了，就被押解的士兵推上浮桥。

被押解的人群中，苏大哥挤到邱金身后，弯下腰去，咬断了邱金的绳子。

邱金那只套着绳头的手，解开了苏大哥手上的绳子。

邱金和苏大哥走到彼岸。

河滩上响起了机枪，走在前边的人们喊着口号倒下去了。

“打倒新军阀！”

“打倒地主土豪！”

“共产党万岁！”

“跑！”邱金简短地喊了一声，向水边跑去。

河滩上顿时一片混乱，成群的人们拚命向江里跑，桥头上的人们向江心中跳去。